

本刊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平字第七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正 人 論

對於民主應有的新認識

胡適領導的「市民治促進會」

從主義上看，蘇聯有與美國合作的可能否？

當前物價問題的檢討

質雷海宗教授

魏德邁出使中國

美國的新外交政策

立法紀聞

我漫步

跛子轎

吳恩裕

張起鈞

楊丙辰

左宗綸

周載嶽

大魚譯

望之譯

夢白

馮沅君

謝冰瑩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一日出版

（模糊不清的出版信息）



正 論

第 六 期 目 錄

對於民主應有的認識……………吳思裕

胡適領導的「市民治促進會」……………張起鈞

從主義上看蘇聯有與美國合作的可能否？……………楊丙辰

當前物價問題的檢討……………左宗綸

賈魯海宗教授……………周載嶽

魏德邁出使中國……………大魚譯

美國的新外交政策……………望之

被佔領國家婦女的悲劇……………朱燕進

我漫步……………馮沅碧

立法紀聞……………夢白

跋子轡……………謝冰瑩

對魏德邁期望不可過高

編者

魏德邁將軍以杜魯門總統特別代表的身份，率領政治、經濟等專家多人，邇來由朝鮮，作六星期的實際考察，已於七月二十二日專機飛抵南京了。這一事實，適在孫副主席呼籲美國進一步援華及政府頒佈總動員令之後，於是乎引起各方面的密切注視，尤其是國內各報章，咸將此消息以重要地位及大字刊登，同時並著論評述。一部滿載樂觀者，更極盡其炫赫煊染之能事，認爲魏德邁這次來華，等於是美國對華援助之度消極之後的重要轉捩，「杜魯門主義」伸張到遠東的前奏曲；並且由於其對華援助之國際勢力的滲入，中國情形嚴重非常，假如中國戰爭延長下去，則國府將窮於應付，而食其地者後果的仍是美國；所以美國爲了自身着想，亦必須當機立斷，加強援華，魏使之來，是一個象。是一個關切態，藉專家顧問的回來，增加其工作上的真實性，俾用魏使的報告，壓低一部份美國人士厭惡國府的心理，轉以解消對華政策改變前的陣痛。繪影繪形，沾沾自喜，儼然事實表現，這些事實表現之後，國府即刻就能硬挺起來，國府硬挺之後，對內戰爭即刻就能完全勝利，人民安居樂業，中華變成樂土。悠悠然若有所得，字裏行間，充分顯出「觀等皆忘」，「羽化登仙」的神態。實言之，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自救欺人式的漂渺觀察。我們實在是不敢苟同。

我們始終相信中國那句「自助自助」的舊話，意思是說：自己不能助，天亦決不助你；也就是說：自己不能發有爲，旁人亦決不願意幫助，縱然有些幫助，亦發生不了決定性的作用。自然，我們不否認國際間微妙關係利用的重要，但是最大的力量，還是需要我們自己發揮出來。

魏特使抵京後的談話，也並不變過於樂觀者視的那樣樂觀，魏特使說：「吾人考察計劃，不以吾人所希望爲真實之事實爲基礎，而是以客觀與澈底考察而確知爲真實之事實爲基礎，毫無臆言及約束之態度，負起此次調查責任來。」根據這篇談話，我們的看法是：杜魯門派遣魏氏到中國來的主要目的，是想要知道現階中國的内部情形究竟如何？是否不是還可以救藥？如果從救藥成立後，真正能發生多大的效果？然後再考慮今後援華尺度的伸縮。

我們更應該知道：「杜魯門主義」在歐洲已經相當的失敗了，就是所謂「軍事上撤退」的馬歇爾援歐計劃，可否能使美國會批准？截至現在止，還是一個絕大的問題。那麼對華的特別支援，在最新期間恐怕也不大容易實現。

根據以上的推論，我們對於魏德邁的期望似乎不可過高；否則，無疑的失望亦必愈大。

對於民主應有的新認識

吳恩裕



本文要提出下列對於民主新的看法。民主政治是唯一的「政治」，君主政治和貴族政治，都不能叫做「政治」。因之，民主制度是唯一的「政治」制度，君主制度和貴族制度都不是「政治」制度。

對於民主有了這種新的認識。我們纔會覺得：爭取民主制度，並不是爭取「最好的」政治制度，而是爭取「唯一的」政治制度。

這看法也許不免太與傳統的政治學說不同了。但是，爲了提供一種新的、正確的道理，我們又何必留戀傳統呢？我這個新的看法，究竟是不是「正確的道理」，請看我下面的論說。

(一) 本節先說：政治是什麼？下節再說：何以君主政治貴族政治都不是政治？何以祇有民主政治是政治？

照我的看法，政治就是：衆人用公共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在此界說中，何謂「衆人之事」？何謂「治理」？何謂「公共的強制力」？又何以必須由「衆人」運用這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凡此種種，都需要解釋。

「衆人之事」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我的意思以爲：一社會所有分子，必有其「衆人」之事；而每一分子自己，也自有其「個人」之事。換言之，衆人之事就是在人群生活中彼此必須關聯，或應該關聯的事項。「必須」云者，意謂祇要有人群生活，便不能不發生關聯。「應該」云者，意謂本未曾關聯，而能關聯則更好。這些事項，在政治社會中必須或應該受治理。人類最基本的衆人之事就是：保持及改進人們的物質生存，亦即用衣食，往來維持的生存。這件基本的事實，應該被治理。因爲有了治理，人們保持其物質生存的措施，纔會安全。改進其物質生存的方法，纔會更有效率。

「治理」有二義。消極方面，治理有約束或限制之意。在一政治社會

中，對於有害於人群生活的事項，必須加以禁止。積極方面，治理有倡導或增進之意。在一政治社會中，對於提高人類物質生活水準，充實人群精神生活內容的事項，必須舉辦。總之，治理的意義，不但要「除弊」，而且要「興利」。必須兼具「興利除弊」兩種工作，纔能够得上完善的治理。僅有除弊功能的政治社會或國家，祇能算是「警察國家」，或「司法國家」，而不是完善的政治組織。

「公共強制力」也是必要的。因爲沒有它，不但不能有效地做「興利」工作，即「除弊」工作也不能有效地做到。但公共的強制力和赤裸的暴力不同。以赤裸的暴力加諸他人，是非法的無理的迫害；但公共的強制力的行使，則是人群生活興利除弊的必要力量。沒有它，就不能維持有秩序的生活，強制力而冠以「公共的」，是因爲：這強制力的產生，運用，目的，都必須以「公共的意志」爲依歸。

最後，必須由「衆人」使用這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一點，尤爲重要。此處所謂「衆人」，乃指全民。因爲是大家的事，是人民全體的事，不是某一個人的事，也不是某些少數人的事。既然如此，那麼當然該由大家，即所謂衆人，來治理；而不應該由一個人，或少數人，來治理。

在上述定義中的名詞，都已經解釋了。我們的結論是：政治就是全民用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

(二) 何以說君主政治和貴族政治，都不是政治呢？

第一、君主政治中暴君的統治不是政治。暴君和他的臣民的關係祇是主人和奴隸的關係，而非政治社會中治者與被治者的關係。

主人和奴隸是什麼關係呢？在主人和奴隸的結合中，奴隸完全是個工具，是亞理士多德所謂「活的工具」。一切利益都是爲了主人的。主人不但以奴隸爲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且對奴隸操生殺予奪的權柄。這種統治與服從的關係，當然不是政治的關係。因爲在政治社會中，人民是主人

一切都是爲了人民的利益。治者不過是人民求良善生活的工具，他是人民的公僕。他不應以自己的目的爲目的，而應以人民的目的爲目的。

暴君對其臣民的統治完全和主人與奴隸的關係相似，所以我說：君主制中的暴君制不但是好的政治制度，而且根本不是「政治的」制度。

第二、君主制中之賢君的統治，也不是政治。這種賢君最好亦不過做到「愛民如子」的地步。但這至多也不過是父母與子女之家庭的關係，而非政治社會中治者與被治者的關係。

父母和子女是什麼關係呢？在家庭中，家長固然可以對其子女愛護，他們的措施，也儘可以是爲了子女的利益；但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結合乃是一種自然的，倫理的結合。在這種集合中，父母權威的行使，可以是無條件的，而子女的服從也是無條件的。「你爲什麼要服從你的父母？」我們很少發生這個問題。其原因就是：因爲一種自然的血統的關係，倫理的關係，子女自然就要服從父母。這種命令與服從的關係，祇用倫理來說明即可，不必再談父母行使權威，子女服從命令的條件。大體上說，父母絕對不會違反子女的利益而行使權威。但政治社會中的治者與被治者的結合，則是人爲的。治者行使權威是有條件的，他必須是爲了被治者的利益而行使權威。反之，被治者的服從，也是有條件的，其條件即爲：治者必須依照人民所同意的法律來治理。爲什麼必須有條件呢？因爲結合既是人爲的，則自有結合的目的。倘使不能達到那個目的，當然就違反當初結合的本意了。

君主專制的賢君，至多和家長對於子女的關係相近。所以君主專制中的賢君制非特不是「好的」政治制度，它根本也不是「政治」制度。

第三、少數人，無論是封建貴族，是軍閥，抑是財閥，所把持下的統治，也不是政治社會中的政治關係。因爲這也是違反了上述由「衆人」來治理衆人之事的原則。所以貴族制度也不是政治制度。

(三) 真正的「政治」制度，我認爲只有民主制度。因爲民主政治下的政治，乃真正是由「衆人」運用公共的強制力，來治理衆人之事。

最理想的當然是直接民主制。因爲在直接民主制下，才可能有全體公民都參加治理衆人之事的事實。但是由人民大會來主持國家立法、行政、

司法各方面的事務，即在希臘的城市國家，也不能完全施行，在現代國家，因爲國家的人口衆多，國土廣大，政務繁雜，更不能實行直接民主制度了。

因此，只好由全民選舉代表來參加治理，此即所謂間接民主制。因爲代表都是由真正民意選舉出來的，故應把他們的治理，視爲和全民的治理或「衆人」的治理一樣。所以，我們認爲間接民主制乃是真正的「政治」制度。

從前及現在有許多政治學者，祇把間接民主制視爲一種「良好的」政治制度。照我的看法：它乃是唯一的「政治」制度。它和君主制及貴族制，乃是根本不同性質的東西。它們的不同，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一樣，乃是主人和奴隸，家長和家人之與政治關係的不同。

在人類歷史中，有許多民族的政治生活，實際上都不是「政治」生活。其歷史也不是「政治」歷史。有許多民族的生活，祇是：由一個或多個牧羊人驅策的羔羊生活，是主人統治奴隸的生活，是家長之與子女關係的生活。

明白了這一點之後，我們纔可以知道：在民主運動中爭取民主不祇是爭取一種「好的」政治制度，乃是爭取唯一的「政治」制度。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要「政治」制度，另一個是不要「政治」制度。

本刊第五期目錄

和平怎樣可以得到	鄭浩然
由外交觀點看北塔山事件	楊炳松
英國教育新政策對於我國之借鏡	陳友松
三個經濟政策的批判	陳壽松
漫談官僚企業	陳壽松
資本主義之前途	陳壽松
婦女界的派與系	陳壽松
杜聿明這個人	陳壽松
馮友蘭三兄妹	陳壽松
新疆血淚碑	陳壽松
記北大的初級女生	陳壽松

胡適領導的「市民治促進會」

張起鈞

最近各種人民團體紛紛成立，這自然是在施行憲政前夕應有的現象。在這許多新成立的團體中，最引起一般人注意的，是七月十九日在北平成立的「市民治促進會」，該會會員迄今尚不滿百人，並無多大的聲勢與與援，但由于參與的份子，全都是文化界的巨子和學術界的名流，因此使得大家的耳目為之一新，尤其以胡適先生任為該會的理事長一節，更因其一般人們的興趣。胡先生自海外歸來，本是絕口不談政治，現在却居然挺身而出，領導這麼一個政治性的團體，試問怎不引起大家的注意。

「市民治促進會」，顧名思義，當然是講民主治，而尤其是側重在都市。因為他們是主張「民主政治應從都市作起的」。民主政治本都是大家一致要求的，但為什麼要從都市作起呢？這代表一種政治上的看法，照他們看來民主雖是當前大家所歡迎，所一致要求的政治制度，但這種制度並不能因歡迎，而倖致，尤其不是想要它，馬上便可買來的東西。要知道民主政治的推行，是一種技術，而技術是需要學習訓練的。我們若不顧及這種事實，妄想一蹴而就，結果只有被人竊取民主之名，肆行非民主的「實」。這豈是熱心民主人士的本心？但要想全國的人士都一致學會這種技術，然後再來開始實行，那麼以中國這塊地廣人眾，情形複雜的國家，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所謂「俟河之清」當不是過，這兩種辦法顯然都是要不得的。我們知道這兩種想法都犯着同一的錯誤，就是推行民主全中國便一齊實行。要不實行，便一齊都不實行，這實在是一種機械的想法。試想中國各地情形如此分歧。開化的地方，比之任何近代社會都無遜色。閉塞的地方，仍過着小國寡民，世世桃源的農村生活，我們有什麼理由要使這兩種懸殊不同的地方，同時開始實行民主政治？我們不能用主觀的欲念，強使客觀的事實整齊一律，反之却正要適應客觀的事實，來逐漸實現我們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已經具備實行民主政治條件的地方，我們就應儘先實行。不使這些發達的地方，可以早有民主的表現。同時對於較為落後的地方，也是一種實驗和示範的作用，唯有這樣循序推行，才能腳踏實地，建

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

本著上述的認識，都市當然是最適宜首先實地推行民主政治的了，因為從社會的結構來說，都市實是近代社會的重心所在。整個社會的神經中樞都交匯在都市裏。尤其是都市的人口衆多，教育進步，智識水準高，交通工具便利，輿論監督機關也特別發達，所以最為適宜於民主政治的試驗與推行。只有由都市裏首先示範推行，然後才能影響整個社會的風氣，使全國人民都充滿民主的意識學會民主政治的技術。因此我們認為若要真正推行民主政治唯有從都市裏首先作起。

這種主張，也許會有人不贊同，尤其是近十幾年來所流行的鄉村運動工作者。他們會覺得社會的根本是在農村，正本清源，只有農村有辦法，都市才能健全，因此主張一切先從農村作起，至少是要與都市同時並進。這種說法，從表面上看來，似乎甚有道理。實則所謂「根本」也者，只不過是一種語言的比喻而已，農村與都市之關係並非真如樹根之與枝葉。我們也承認一切物質、食糧、人力、全「來自」農村，但其「去向」却多半決定在都市。都市一向掌握着領導農村的力量，而在工業化社會的今日，尤其為甚。一切行為只有從都市裏發動，才能順利的影響農村，才能把握着社會的重點，而推行民主政治的工作自然更要是如此了。

正由于這種看法所以他們認為民主政治的推行應該從都市作起，首先看到這點，當推張佛泉教授，遠在抗戰前，張先生便會一再呼籲，使大家接受這種看法，後來抗戰爆發，這種運動遂爾中輟，現在勝利復原，推行民主政治的工作已步入實際推行的階段，於是這種由都市作起的呼籲又復提出。所謂「市民治促進會」就是在這種要求下，成立的，該會的理事長雖是胡適之先生，而其實際負責推動的實以張佛泉、嚴書琴等幾位教授最為熱心，而張先生却正是最先呼籲要從都市作起的。因此該會的成立可以說是上述辦法的由理想而趨於實踐。

既然有着上述的一套看法。因此其作法也自不同，並且充分含有教育

的意味。在該會成立的宣言會明說其目的是在「鼓勵起我們大家對市民治發生興趣，用公平的，公開的，民主的方式來訓練我們自己作一點促進地方民治的工作」。這段話有兩點含義。一、是喚起市民參與民主政治的興趣，二是訓練大家從事民主政治的技術，——這尤其是一種嶄新的政治作法。例如美國近年來對工人投票的服務組織，便是前一點的作法。而後一點尤其需有重大的意義，這不僅幫助了人民學會民主政治的技術，並且解決了樹立這種政治制度的理論困難。穆勒在代議政府一書中即曾指出，關於政治制度的建立，從來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是由人工制定的，另一種認為是由歷史逐漸發展而來的。這兩種相反的看法對於民主政治的制度，當然也不能例外。但現在「市民治促進會」成立後的作法，可以使這兩種理論上的矛盾，得到解決。因為他們致力於民主政治的樹立和推行，這用人來設定制度了。但他們却並非設定制度便算完事，同時還要訓練人民學會實行這種制度的技術。這便是啓迪人民逐漸認識這種制度，導使社會力量逐漸形成這種政治制度了，試問這豈不是冷兩說於一爐，而解決了理論上的困難麼？理論上的困難得以解除，事實的推行自然感到順

利。這實在是一個有意義的作法。

最後有一點值得提一下，該會宣言說他們並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個業餘的集會。假如真能本着這種意義作去，無疑的將在政治上，別開一個新的風氣。現在國內各種政治團體雖然為數極多，但其作風都是要走上政黨的道路的，換句話說，最後都是想實行主張，取得政權為目的，現在該會說他們並不是政黨而是在努力訓練大家，鼓勵大家去參與政治。這實在是具有有一種社會教育的意味。由於這種運動推行，可以使人們對於政治有一個新的認識，使人們知道所謂「政治」並不是翻雲覆雨，縱橫捭闔，而參與政治更不是一要官位，我們所以參與政治只是過我們應有的政治生活，主持人民自己的事情，像這樣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諦，現在該會與會人士全是名流學者，我們希望能夠本着這種意義，給確實樹立起一種嶄新的風氣，並希望能夠由這般學人的熱心從事政治，引起一般人民參與政治的興趣與勇氣。

從主義上看，蘇聯有與美國合作的可能否？

楊丙辰

自從德日敗北，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結束以來，眼看已經到了二年了。回憶勝利之初，舉世歡，以為搗亂分子打倒，世界可以從此永久和平，不會再有這樣大規模的世界戰爭了。但是年餘以來，居然又有兩個國家對立，諸種方面不能妥協，並且其趨勢有增無減，一步一步向前演變，到了今日，已經可以使世界上的人們顯然看出，第三次世界大戰大有可能，不過其方式，其時間，暫時還不易看出而已，至於說這兩個國家就是美國和蘇聯，並且這一次戰爭，就是美國對於蘇聯的戰爭，這也是人們已經明白的了！

第一二兩次世界大戰，都是一次比一次兇慘，一次比一次死傷衆多，而第三次世界大戰，萬一避免不了，則其死傷之慘，武器之兇，必更遠過以前各次戰爭，所以這實在是在世界最嚴重的一個問題，與世界各國各民族均有切身利害的關係，而為全世界新的一個大恐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均有重視與討論這個問題的責任與必要。

本文題目把蘇聯列在前頭，而把美國列在問題之外，那就是表示筆者認為美國原有與蘇聯合作的意向，深願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根本用不着提出這個問題來的，這我們只看到年餘以來，美國每遇國際問題之發生，必顧慮蘇聯，而一次連續一次地向蘇聯低頭遷就的事實，就可為之了然了，因為和平是戰後一切交戰國，尤其美國之所一律需要，誰都知道，和平纔能使打仗的國家恢復戰時所受的損傷的。

但是反過來，從蘇聯一方觀察，像美國這樣合作的意向，我們却不能不加否定，年餘以來，我們只看到美國找蘇聯，向蘇聯有所提議，而不會看到蘇聯找美國，向美國有所提議，我們只看到蘇聯，低着頭自行其是，一次連續一次給美國釘子碰，美國愈久愈感到前途危險，而不能坐視事機之演變，而無所舉動。

這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兩國間和睦親善的好現象，但是至於說確定蘇聯這一宗不肯妥協的態度，因素是什麼，這是蘇聯政府秘密中的事體，不向外宣佈，我們更無從得知其真像的，不過我們由種種方面推斷，便不能不作以下三點的確定了：

一即出於蘇聯外交上自來的一種疑懼心理，

一即出於主義底不容許，
一即出於欲取英美世界主人公地位而代之
的野心。

所謂疑懼心理，就是蘇聯自從建國以來，都
在懼怕世界各資本主義國組織十字軍，征服牠，
但是蘇聯不僅只利用外交和時機，躲過了這宗危
險，反而更藉國際援助，打倒了希特勒，使牠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裏打了一個最大的勝仗，逃出滅亡
，在世人底意思中，蘇聯應知感謝國際援助，
滿可拋棄猜疑，取消國內的封鎖，和世界各國相
見以誠，以謀自國人民底改善與發達的了，但是
牠反而走向背馳的方向裏去，同戰後世界第一強
國的美國不合作，不妥協這是出乎世人意料之外
的，可是在牠這外交的事實上，至少仍有這宗疑
懼心理之存在，而總要有些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
美國終究不會讓蘇聯存在，所以美國種種的妥協
舉動，牠都不能不早為地步，早加拒絕，這可能
是牠理由之一，也是人們可想而知的了。

這是蘇聯畏懼心理上頭的一點，還有一種情
形，就是蘇聯建國已經有了不少年數了，但是因
爲牠的目的起碼要使全俄人民都變成窮光旦，所
謂無產階級，所以文化一落萬丈，人民底生活始
終困苦艱難，現在蘇聯如果一旦竟要和其他各國
相見以誠，除去鐵幕，解放自國的封鎖，使人民
可以自由來往，那蘇聯人民看到其他各國，尤其
關大爺的美國，人民生活底舒適自由，豐衣足食
的富庶狀況，處處勝過蘇聯，那恐怕牠全國人民
必會發生跑光跑空，投奔資本主義的國家，發財
去的情形了，或者竟也會發生新反動，使蘇維埃
的制度站立不住的，所以這不僅是蘇聯底畏懼，
更且是他說不出的苦衷的，在這宗情形之下，蘇
聯只好仍施行牠多年以來，並且還會大收效果的
警政策，封鎖自國，拒絕外國，內情不能外洩，
外情不能內達，依然度其鐵幕後的神秘國生活，
當然也是意中的事了。

所謂主義的不容許，這，人人皆知，蘇聯是
奉行馬克斯共產學說的布爾殺維克主義的國家，
而美國則是奉行民主學說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換
句話來說，後者便是尊重個人自由，尊重人權，
保護私產，使人人皆有發財致富的機會的一個國
家。而前者，則是只有團體，而無個人，只有國
家資本，而無個人資本，只重物質，而不重精神
的一個直接與美國相反的國家。這是從外面粗畧
觀察，可以獲得的一個認識。如果我們再從蘇聯
建國的宗旨，學說，目的，實際的實施，以及建
國以來的歷史等等方面一觀察，那我們就不能不
斷定，蘇聯不但與美國處處相反，甚至美國和一
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無不均在蘇聯絕對要打倒之
列，所以從這兒看，這焉能會有合作之可能呢？

從主義一方面說，上面已經提及，舊俄社會
主義多數黨 (Bolshevik) 接受馬克斯的學說，
奪取俄國政權，建立現在蘇聯政體，其宗旨，即
在澈底實現馬克斯底學說，發動世界無產階級底
革命，使世界得以赤化的。

馬克斯底學說，是一種主張階級鬥爭的社會
主義與共產主義。他這學說的全部底盤，只認為
資本家剝奪工人，劫取工人所造出的剩餘價值
(Surplus) 認為這是鐵的真理，絕不過問牠
究竟對不對，與實際情形相合不相合，也絕不過
問這其中是否還有其他的情形，而一直地由這一
個前提，便憑空一步一步向前推斷，以建立他的
學說起來了。

他第一步的推斷，認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既
有上述的情形，所以小工業與中等工業，必致毀
滅，爲大資本家所侵吞，結果，資本愈久愈集中
於少數資本家之手，而受其操縱支配。這樣，
愈久便會愈使大批的工人到了貧困的地步，愈久
愈會使工人底數量供過於求，愈會使大批工人造
成後備軍似的「工業後備人員 (Industrial Re-
serve)」，像這被逼迫，而工資低賤的

工作力，必致會使生產過勝，因而加強有產階級
與無產階級之間天然具有的「階級鬥爭 (Klassen-
kampf)」。這便是馬克斯第一步的推斷，他的學說上的
哲理與理由，第二步的推斷，便是根據這個理由
所作的一個極大膽的世界革命主張，以爲由上述
情形裏面所發生出來的政治危機與經濟危機，必
須得由無產階級專政，供生產應用的土地，資本
，原質原料，工廠，機器，器具，建築等，必須
一律收歸公有，此外必須剷除私產，消滅一切國
界，使世界各國一律變爲無階級，無國家，全世
界完全一個樣的一種社會制度，然後方能克服。

這是第二步的推斷，第三步的推斷，因爲第
一第二兩步推斷都是着重在經濟物質方面，所以
便主張哲學上的唯物主義，並且還在歷史哲學
上造出一種「唯物史觀」，以爲學說的最後根據
，而用以對付「唯心史觀」，因此就更主張橫行
切斷文化，排除精神生活，排除宗教，排除道德
，排除人格在社會上，在歷史上的價值與影響，
否定種族與民族底價值，而另行代之以一種以物
質物慾爲重的生活。

這便是馬克斯學說上的大致情形，舉舉要點
，而是蘇聯一切建設之根據與理想。
從國體底建設上說，蘇聯根據馬克斯底學說
，是主張工人無祖國，而不要國家的，但是在學
說未能澈底實現之前，他們也認爲不能不要國家
，不過他們只是視國家爲工人階級可以利用作打
倒一切其他階級，以便建立工人統治的器具的，
因此西歐民主主義，他們絕對不贊同，況且統治
全國的大權，還完全爲共產黨一黨所獨佔，其實
也不過是掌握在最少數的幾個人手中。這最少數
的幾個人底大目標，絕對崇拜馬克斯學說，用盡
一切方法，推行馬克斯底世界革命，而用以鞏固
自黨權威的方法，是恐怖手段，和 G.P.U. 秘密
警察。

從經濟政策方面說，蘇聯忠實奉行馬克斯學說，是要徹底根除私產，完全建立「集團經濟秩序」(Kollektivistische Wirtschaftsordnung)的，但是他們這一條路子，直到如今，是不能走通的，尤其在農業方面。

從文化政策方面說，蘇聯亦然表示，是馬克斯的忠實信徒，處處崇奉馬克斯主義和他的唯物史觀，鑄造共產的，集團的人物典型，相信物質，相信為計劃經濟所運用的技術，是萬能的，而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宗教，沒有獨立自由的精神生活圈環，不承認西歐與世界其他各文明國理解之下的任何人格價值。這宗情形，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經有了變動，但是大致上仍然是視宗教，財產，與家庭為集團人物典型之發展之阻碍的。

這便是蘇聯底實況與真正的精神，在這宗精神之下，我們可以看得來，要說是蘇聯同美國或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妥協，那簡直是「非痴即癡」。

況且可能地還有一種情形，能增強這一種不妥協的精神的。那這就是上面我所列出的第三點確定的了。

這一點是說蘇聯或許能有欲取英美世界主人公底地位，而代之以的野心。因為或許蘇聯最高的理智，認為美國不足懼，他們已經明白了兩點，一點是他們已經把握一大部分德奧兩國的工廠與最高一流的科學家，一樣地可以能給他們造原子炸彈，造太陽炮，並且歐亞非三大洲的物資，亦然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如果拚命地製造和發明，未嘗不可以趕過美國去，而操戰爭之勝利了，一點，是他們明白「十分天下，三分赤化」的道理，用不着和英美打仗，英美就得徹底敗北的，因為只要歐洲赤化，印度赤化，中國赤化，那麼那兒還能有英美世界主公道地位呢？

如果蘇聯果然懷有這宗爭霸企圖，再加上牠要打倒世界各資本主義的國家，發動世界革命，建立世界大統一蘇聯政府，徹底實現馬克斯底學

說，時時刻刻都在伺機，都在恐怖着世人，那人們說牠是赤色帝國主義，一樣地是侵略，並非公道，並非自由，這話，便不能說是錯的了，可是也必致會使世人像對付德國一樣來對付牠的。

這樣，從那兒還能說得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呢？只要牠能來得晚一點，使目前的和平畧可延長，世界上的人民稍微緩過一口氣來，已經

是萬幸了！

就這說，那麼世界局勢前途果然非這樣悲觀不可變？為世人所恐怖第三次世界大戰真正要來的麼？是不是還有一點希望呢？

如果有希望的話，那這希望仍在蘇聯自身，換言之，就是蘇聯是否肯自馬克斯的學說翻然退轉，而有以下五種覺悟，即：

一、覺悟舊俄社會主義多數黨，所謂布爾殺維克(Bolshevik)原係舊俄一種社會民主黨，馬克斯的學說，並非他們所固有，這是他們於一九一七年奪取舊俄政權時纔接受與奉行的。

二、覺悟馬克斯底學說絕非人類最高理想，他這學說只是為工廠工人一個階級着想，絕非為人類全體着想，為求這一個階級的福利，他竟至不惜剷除一切其他階級，切斷傳統，毀滅一切文化價值，況且學說上近乎遊戲的空想，空推斷，偏激，矛盾，種種不合的成分極多，所以為求整個人類底幸福起見，這個學說是可以和應當放棄的。

三、覺悟人生是活的，主義是死的，而不可以死的主義拖累活的人生，使人生吃虧，不得進展。

四、覺悟第二次大戰後，情勢大變，蘇聯國內情形，國際地位，迥異一九一七，現在，國際壓迫沒有，國內政情也安定了，從此以後，蘇聯以世界第一等強國很可一帆風順，力謀為人生而人生之和平發展，放棄擾亂世界的馬克斯世界革命主義，不為不合於世界最高理想的學說犧牲自國和世界底生命，因為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為號召，為增強自黨的力量計，固然大可利用馬氏之學說，但是現在時移境遷，一切都已成功，局勢

都已轉換，需要與要求都已不同，所以最聰明的辦法，應當是毅然放棄不利於己，不利於世界之主張，而安於現實之成果了；

五、覺悟蘇聯三十年來所給予人民的，並未勝過以前的和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覺悟他們的主義是失敗的，是馬克斯學說所誤的，並且覺悟只有純粹的人道，纔能救世界，纔能救全世界底人類，全世界的失業工人，只有這一點，纔是最安全，而無弊害的辦法，為果真能把這一點辦到，那便絕對用不着科學家費腦筋，製造精巧的武器，即可使世人降服的！

至於說蘇聯是不可能有這五種覺悟，我們這五種覺悟的說法是不是胡亂說，那我們只用一看蘇聯二三十年以來的歷史，就可以了然了。

在這二三十年的歷史進程中，蘇聯時時刻刻都在想着使馬克斯底學說徹底實現，真不能不算忠於馬克斯學說了，但是終不能得以達到目的，反之，一九二一年的一新經濟政策。(NEP)

一、在一定的界限之內，竟至准許私人經濟之恢復，以為當時因實行馬克斯學說而發生的經濟激底崩潰之對策，再就是二八年之二五年計劃一，又是要充分施行馬氏學說，但是其結果，愈加使人民困苦不堪，全國饑饉，成百萬的兒童，父母不能養育，棄置不管，無衣無食，終日流浪街頭。因之，乃不得不有一九三二年，第二次五年計劃之補救。這兩次的事實，足使蘇聯政黨得

以認識，人生自有其真正福利之所在，而不是可以死的主義之實現之所能求得的。

由於這兩次的認識，兩次的教訓，我們可以相信，蘇聯對於上述五種覺悟，應當是很有可能的，因為這只是很近的一步了。

如果蘇聯能真肯走這一步，能真肯自馬克斯的學說退轉或加以改正，或另採其他學說，以資補救，譬如托爾斯泰(Tolstoy)底學說便是他

們最好的一條路子，或能真肯以整個人類福利為重，那我敢斷言，蘇聯不但可以和美国，和世界一切國家合作，可以妥協，不但不會再受世界人民底仇視，反而會要歡迎不迭的了！

當前物價問題的檢討

左宗綸



物價波動，在個人主義自由經濟社會，是不可避免的。因爲價格，是因財貨供求的關係而變動；求過乎供，則價高，供過乎求，則價低，供求本難一致，所以物價波動不已。不過波有微波，有巨波，微波可以穩渡，如果在驚濤駭浪之中，望「登彼岸」，說一句笑話，只有拿口唸「波若波羅密多」。由此可知，物價問題，是經濟問題中最難解答的問題；尤其在經濟紊亂生產幼稚的中國，在當前烽煙遍地，通貨膨脹的中國。

物價波動的原因，不外通貨膨脹與物資缺乏兩事。誰都知道，照貨幣數量說：貨幣數量增加，則物價高；貨幣數量減少，則物價低。貨幣數量增加，叫做通貨膨脹。由此推論，通貨增加一倍，物價便跟着增高一倍。我國當前物價狂漲，那末，法幣發行數量，現下究竟多少？據報紙記載：有的說抗戰前爲十四億元，截至去年六月，爲二萬一千億元；有的說抗戰前爲二十二億元，截至去年三月爲二十萬億元。但據財政部部長五月七日在國務會議報告：法幣發行數字，爲六萬億元。余部長說話負責，相信確實；不過由十四億元增至六萬億元，只四千餘倍，照貨幣數量說，物價只應漲四千餘倍。可是事實告訴我們，當前物價比抗戰前，何只四千餘倍，甚至於四萬倍不止。這姑且不論，就算六萬億元，也是天文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通貨惡漲，物價狂漲，已經成爲經濟史上有名的例子，據聞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發行五千八百二十億馬克爲最高額，以與餘部長報告的六萬億法幣比較，德國只是空前，不算絕後。再拿此次世界大戰發鈔最多的匈牙利作比較，匈牙利在大戰前，自十億增至二千億匈牙利幣，達二百倍，我國則四千餘倍，匈牙利還是小巫，不算大巫。那末，我國通貨膨脹，早已是惡性通貨膨脹，通貨既已惡漲，物價怎能不狂漲！

我國當前物價狂漲的原因，很顯明地是通貨惡漲。但通貨惡漲，是一因，不是獨因，是亞因，不是主因。爲什麼呢？所謂貨幣數量說，假定是財貨照常供給，如果假定通貨數量不變動，而供給方面有變動，一樣引起物價的波動，換話說，物資減少一倍，物價也要跟着漲高一倍。通貨數量與物價，是正比例，而物資數量與物價，却是反比例。我國當前物資的情

形是怎樣？誰也敢肯定地答復是缺乏，不！是奇缺。爲什麼呢？要知道物資消耗，是戰時經濟的特徵。我國自敵寇投降，和平重現，以爲可以休養生息，計畫復興，不幸得很，會幾何時，內戰又起。飛羽輓粟，軍需激增，由軍費龐大，可以得一反證。至於共區更不必說了。軍需既然激增，民方面說，八年苦關的損失，據行政院張院長五月二十一日在國民參政會的政治報告：賠償委員會初步估計的數字，直接損失，約三百一十一億美元，間接損失，約二百零四億美元，東北各省及共區的損失，尚不在內。我國本非富有，從有清以來，老百姓數百年汗血的蓄積，與數十年辛苦經營的新式工業，都喪失無餘，真所謂「民窮財盡」！敵偽的物資，論理不無小補，惜哉！偷的偷掉，毀的毀掉，餘下的，恐怕也只是「太倉之一粟」。今且繼之以閭閻之爭，使農不能耕於野，商不能安於市，工不能勤於廠，老弱轉乎溝壑，壯者當了炮灰。生產有限，消耗無窮，正如人患貧血，猶內傷不已，結果，物資怎能不奇缺！物價怎能不狂漲！再拿我們國民的糧食，煤塊，煤末，香油，花生油等項生活資料來講：據近來報載商情：米麵每百斤約二十五萬元，而抗戰前，約三元，比較漲約十萬倍；小米每百斤約二萬，煤塊約三萬元，而抗戰前，約二角，比較漲約十萬倍；香油每百斤約百六十萬元，花生油約百萬元，而抗戰前約二十元，約十二三元，比較漲約八萬倍。上項平均，較抗戰前，約漲九萬倍以上，假定物資數量不變動，以九萬倍乘十四億去推算，法幣發行數字，在百萬億元以上，（只是推算，實際流通數量，因回轉速度的關係，當不到此數。）可是余部長說只六萬億元，相差毋乃太大！當前法幣數量究竟多少？自然是一個謎，而物價狂漲，相信不單是貨幣數量說的分子的數字過大，而且是分母的數字過小，爲有力的因素，換話說，不單是通貨惡漲，而且是物資奇缺。因物資奇缺，物價所以狂漲，而通貨惡漲，在戰時也就是爲吸收軍用物資。由此可以推知物資奇缺，要算物價狂漲的主因。由此更可證明前面所說戰時經濟，具有物資消耗的特徵。由此更可以斷定內戰長久繼續下去，物資越發奇缺，真要演成米如珠，薪如桂，油如甘露，菜如藍芝的奇觀。一言以蔽之曰：大地精光，不，到處只剩有成堆的法幣。

三

一個國家對外發生戰爭，在財政當局所最苦心焦慮的第一件大事，在穩定物價，安定民生。如果物價上漲不已，國家支出加多，便無法平衡預算，更無法供應軍需。這樣一來，恐怕比打一大仗仗所感到的危險，所受的損失，還要大的多。我國自抗戰軍興，在淪陷區域，物價有漲無落，宛如直線上升，這是敵偽用高物價政策，吸我民脂，刮我民膏所致。姑不必說。光復以後，又不幸得很，有奸商，有豪門，有飢饉待中，有餓死將軍，敲骨吸髓之不足，而又運用官僚資本，投機倒把，壟斷居奇以繼之。因此物價不得照樣繼續增高。偶爾一落，旋即上漲，退一尺進一丈，不過小落而大漲。尤其是在最近數月，漲風更熾。據最近燕京大學經濟系編的北平生活指數，本年一月，食物為一〇一八九，衣服為一〇四六二，房租為一二五〇〇，燃料為七七〇一，雜項為九三六四，總指數為一〇五五〇。到五月終，食物為三八五四〇，衣服為二三三一二，房租為三〇〇〇〇，燃料為二五五二三，雜項為二五七七〇，總數為三一六三〇。自一月至五月，總指數相差三倍有餘，這物價何異打麻雀牌，要加番計算。近因安在？就物資說，各地封鎖，來源不暢，早象已成，春耕無望，因此，奸商越發居奇，豪門越發囤積，物資越發奇缺，物價越發狂漲。然而猶不止此，通貨惡漲，亦為有力的近因。據報載：行政院張院長在參政會報告：到今年四月底，平均每月超支九千億元，不發鈔，怎能彌補！又載：此次調整待遇，每月增加國庫負擔三千億元不發鈔，錢從何出！又載：此次政府改組，即以新府委而論，每人有秘書二名，侍從四名，官舍一所，紫紅色雪佛蘭流線型汽車一輛。料想此外各院部會還添有許多多頭二等新貴。不發鈔，如何開銷！至於鐵路日夕長鳴於空中，紅衣朝暮怒號於地上，大約也要成噸的法幣。政費軍費這樣驟增，都得要乞靈於印鈔機去應付，所以最近報載：運抵上海的印鈔機，業已開工，效率既高，速度尤大。又載：印鈔機日出新幣五百億，月達一萬五千億。又載：萬元大票，估計已發出二百五十億。機聲軋軋，何怪乎紙片紛紛！又最近報載：有新鈔五百箱自美抵滬。是土貨之外，還有洋貨。或者有人要說：報紙記載，是惡宣傳，是馬路新聞。不錯，應該打折扣。不過要知道「空穴來風」，何況如上述，時光半年不到，物價三倍有餘，這是鐵般的事實。

四

為遊資找出路，也有人——差不多一般人——認為與當前物價狂漲有重大關係。這見解一點也不錯，遊資作祟，確乎是當前物價狂漲的一近因。不過我得要問：遊資的所有者是誰呢！一般老百姓有遊資嗎！一般窮教員有遊資嗎！一般公務員有遊資嗎！不待說，有遊資的，是豪門，是大亨，是

奸商。我又要問遊資的來源是甚麼？政府大量發鈔，當然給予貪官污吏非法貪贓的機會，而貪得的贓款一時不能利用，充塞於經濟社會，便形成遊資；豪門拉攏大亨，勾結奸商，三位一體，同流合污，把遊資——贓款——當做商業資本，去與民爭利，便叫做官僚資本。固然，所有遊資不一定盡是贓款的化身，而大量發鈔，確乎是遊資的來源。所以就當前經濟社會說，遊資橫溢，認為是通貨惡漲的反映，並沒甚麼可以懷疑的餘地。誰都知道，物價越高，幣值越低，豪門們，大亨們，奸商們，為保全幣值，進一步，為發橫財，怎能不利用官僚資本，搜黃金，買美金，囤物資，為遊資找出路！聽人說：上海人早半天發愁錢不進來，晚半天發愁錢送不出去；由此可以想見豪門們，是時時刻刻；想仗着官僚資本去刮；大亨們是時時刻刻；想藉着官僚資本去搞；奸商們是時時刻刻想靠着官僚資本去倒。前幾天報載某要人說：「因通貨膨脹，成為遊資，集中都市，遊資所向，風浪隨興，向黃金，則黃金飛騰，向物資，則物資奇漲，所以遊資成爲經濟的毒瘤，是經濟上空息生產動盪不安的因素。」實在說，遊資何罪！罪在官僚資本。

五

物價狂漲，受影響最重的，就是人民生活。當前一般人民被物價壓迫得幾乎喘不過氣來，「生活難」的怨聲，無論街頭巷尾，隨處都可聽到。固然，物價高漲，有一部分人的所得，也可以跟着增加，可是這增加決追不上物價。調整公教人員待遇，就是一個例子。何況除公教人員外，一般人民的困苦，有誰來調整呢！（調整待遇的結果，增加政費，增加發鈔的數量，前面說過，這次調整待遇，每月增加國庫負擔，達三千億元，換話說，發鈔增加三千億元。所以奸商們一聽到調整待遇的消息，馬上便提高物價，抵銷貨幣因發鈔貶值的損失，可是一般人民，因此便加重了一層負擔，加深了一層苦痛。而且這成噸法幣，是變相的一種永遠公債，老百姓不懂得「倒」，輾轉流通，將來多數，還是攤在低層階級。嗟乎！一般人民，因調整待遇，却增兩重負擔，受兩重損失，公平不公！所以每逢調整待遇之聲傳來，笑逐顏開者，固大有人在，而疾首蹙額者，到處皆是。）又何況所得如物價高漲而增加，購力必因所得增加而增強，「僅來之物」，徒增浪費！四月間，有從上海來的人說：有幾個大亨們買賣證券，僅五分鐘的工夫，賺了法幣五十萬元，得意之餘，帶了舞女十八名，遊杭州一趟，花得精光。「金迷紙醉，一擲萬金，豪哉！闊哉！這幾年來，金屋之多，汽車之多，西服之多，玻璃品之多，嗟乎！這都是風水好，八字大，地下冥司，鼓鑄橫財的反映！不過要知道大多數人「飢欲死」，少數人「飽欲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奇特的矛盾，奇特

的對照，物價當然更貴高，物資當然更覺缺乏。結果，一般人心目中難免平添一個「恨」字，恨在心裏，只是怒髮衝冠，怒目裂眦而已；萬一不幸把這恨表現在行動上，那便不堪設想！此外，因物價狂漲，政府的支出，當然急增。這些年來，收支總不能平衡，預算總無法實行，物價狂漲，是一重大原因。支出急增，彌補之道，不待說，最後還得要乞靈於印鈔機。果如是，發鈔更增加，通貨更惡漲，物價更狂漲，物價狂漲與支出急增，交互影響，不至財政破產而中止，為禍之烈，將更不堪設想。

物價狂漲，有不可想像的危險，所以穩定物價，是我國當前的急務。怎樣穩定？是物價對策問題。物價對策，在價格方面，不外嚴懲暴利與公定價格兩辦法。可是暴利是甚麼？判定甚難，而且在物價如直線上升的時候，判定更不容易。實行議價限制，難免黑市橫行，必須增設經濟警察與物價調查員，嚴密監視。但銜衡不慎，便弊端百出，或申通，或敲詐，結果，不過為墨吏開一生財大道，為奸商開一方便法門。嚴格說，穩定物價，只從價格方面想辦法，不是根本的政策。因為價格這東西，不外與物價和通貨的關係。所以物價對策，要想運用價格政策，以實現合理的價格，無論如何，不能不把物資和通貨設法調整。物資和通貨兩方面的對策，大畧如此：

物資方面：

- 一、供給政策
 - (一) 擴充生產
 - (二) 增加進口
 - (三) 實行配售
- 二、需要政策
 - (一) 提倡節省
 - (二) 限制使用

通貨方面：

- 一、金融政策
 - (一) 吸收存款
 - (二) 限制放款
 - (三) 獎勵儲蓄
- 二、財政政策
 - (一) 強銷公債
 - (二) 增加租稅

上列各種對策，都是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或大戰後，為穩定物價而實行的，是最有效的措施，是最主要的經濟政策。我國當前也是為穩定物價，何妨抄襲幾文！譬如治療，病狀相同，處方一備，驗效可望乎哉！

春。不過要知道如果藥劑師太差，藥材有缺，換話說，人力物力不備，那末，醫方或成畫餅，藥物必為劣貨。實在說，上列各種對策，並不是甚麼秘計，也不是甚麼奇謀，我國當局諒已聞之熟矣，而且其中據聞也有不少對策曾經實行過。然而可怪的是：為甚麼人家用之能奏特効，而我們用之反江河日下！這相反的結果，開理由，其實簡單，不是醫方不驗，而是藥物不真，人家早已恢復和平，我們還在努力掙殺，人家同心同德，愛國統一，我們離心離德，策劃分裂，人家正集中人力物力，向復興途程邁進，我們正摧殘人力物力，向毀滅道上奔馳。是這樣，試問我國當前物價怎能穩定？藥既不真，方向能驗，還說醫藥無靈，毋乃不智！

現在拿擴充生產作個例子：我國當前物價狂漲的主因，前面說過，是物資奇缺，所以物價的根本對策，誰都知道，在擴充生產。不過我國生產事業的基礎，本極脆弱，在日下炮火連天的時候，正維持之不暇，那能說上擴充？甚至於連接收的敵偽工廠，對於今大門緊閉，煙塵不冒，那有的。這樣情形，更不能講擴充。次就增加進口論：物資進口，必帶有支付進口貨價的現款；最好的辦法，是用出口貨價撥充。那末，要進口增加，同時，也要出口增加。我國當前的人力物力，不少消耗在炮火之中，物資早感奇缺，怎能有的餘力出口！有人說：勸行「飢餓出口」，不錯，而且已經有英國和日本的先例，不過在我國，豪門不肯飢餓，而一般人民，在這炮火連天的時候，又大半已在飢餓線上，出口甚麼？況且因物價狂漲，目下貨價，大半比外國為高，又誰肯出口！又有人說：設法借外款，購貨進口。這辦法，是可能的，這例子，是很多的。然而喧傳已久的五億美金借款，為甚麼迄今還沒有成立呢？原因安在？誰也知道。可知借外款，是可靠，又似乎不大可靠。他如增加租稅，奉例說，如最近計劃的臨時財產稅，主張徵用國內富豪財產，徵借國人在外存款，雖是挽救當前經濟危機，穩定當前物價有效的手段，當為文專論；還有提倡節省，亦擬另專論。此外一切對策，因篇幅有限，不必細說了。

總之，穩定物價，非和平不能實現，非統一不能實行，所以穩定物價，不只是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和平問題，統一問題。

北對三



賀雷海宗教授

周啟發

「理想與現實」讀後

六月十日天津大公報之第三版，有雷海宗教授的「理想與現實」一文，讀後不禁有不能已於言者。

首先我得指出我對「理想」與「現實」的看法，我認爲（相信許多人當這樣認爲）理想不是空中樓閣，現實不能不受理想的改造與影響，要使理想生根於現實，要使現實能接近理想，則須經過不斷實踐的過程。

人類所以會有希望，是基於人類對於理想的不斷的追尋，人世的現實雖然有的是戰爭和罪惡，但也有的是祥和的景象和善的事業；今天，「誰」也不能夠替未來的世界繪下一個最後定型的合乎理想的圖樣，但是，「誰」也不能夠否認，今後的世界不會有達到至善的一天。

於文首，雷先生論及華萊士的含有政治性的「一套仁至義盡的建議」和蘭金氏的基於「利害與力量」的評述時，他說這兩個具有「強烈對照」的觀點，其是非「根本是無從評判的」。從這點看來我覺得雷先生是在規避了一種深高的「知識的責任」的；雷先生說過政治是現實的，那麼現在就讓我們拿出現實政治的眼光來看一下華萊士的建議和蘭金氏的評述吧。

華萊士早於數年前便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向世界高喊出「人民世紀」與「天下一家」，在今天他又以美國平民的身份提出禁止戰爭的計劃。這其間，他的整個的思想與言論的體系，是具有不可抹殺的「現實」的價值；在當前國際的風雲正打着陣陣戰爭的響雷時，他又提出了：「軍事地帶的國際化」，「殺人武器的解除」，「整個世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瀆清」，「使不自由的人得到自由，使流離失所的人有家可歸」，以及「增進世界性的人權法案的完成」等積極性的建議；像這種的言論，像這種的人類的希望（也可以說是人類的理想）難道是「不應當」的嗎？

還記得，華萊士於麥秋適廣場演講時曾說過：「世界在飢荒中，世界並不需要美國的坦克和大炮去毀滅更多的生命。去遺棄更多的飢民，而是急需美國的耕種機和糧食去履行和平的諾言」。這些話，都是最現實的政治的主張（也可以說是現實的理想），豈可與雷先生所列表的「哲學家想像的烏托邦」或「先賢諸子的種種托古思想」來相提并論。

關於雷先生所舉出的「蘭有所本」的蘭金氏的評述，我很可以痛快直道據說：如果蘭金氏的評述是「蘭有所本」的話，那麼無疑義的就是

「本」於當前美國正高唱入雲的「社會門主義」。「社會門主義」是要把美國建立爲金元帝國，用金元和武器擴充其有形與無形的疆界，以鞏固其帝國的存在；所以它會以軍事與金錢援助希土，所以它會在任何情況下必需爭取中東的油源，所以它會不惜武力衝突力爭達旦尼爾海峽。又記得十九世紀時美國的亨利勃羅海姆（HENRY BROUGHAM）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那些最富足的國家發明了一種把戰爭折成金錢的計劃；……他們設法付錢給那些最貧乏的國家，要彼等爲富足國家的目的而戰，而把戰爭從他們的門口移到一個安全的距離去」。今天，在社會門主義所控制下的美國，正是這樣的國家。

那麼，請問雷先生，像這種的現實，難道是「應當」的嗎，像這種的現實，難道是理想的現實嗎？

如上述那樣前後兩種明顯的對比，我想雷先生不會不知道的，，儘管雷先生於文內對這兩面「人類的希望」與「人世的現實」雖不作是非的評判，但，有一個事實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華萊士的計劃，是人類所追求的理想的，而蘭金氏所評述的美國的軍略計劃，則是人世的「不理想」的現實；「不理想」的現實，是人類完美理想的阻礙。但人類一切的工作，一切文明，都由於征服這阻礙；因爲不理想的現實的存在使我們成就了許多事業，人類不但能征服阻礙，而且還能轉「不理想」爲「理想」；我們不敢輕易說現實的世界終久會達到理想，我們但希望從我們不斷的實踐與努力，把世界漸漸改造成合乎理想。

其次，在雷先生全文的說法中，最令人大惑不解者，厥爲：在他的「最現實的莫過政治」的大前提，從華萊士的政治性的建議和蘭金氏的基於「利害與力量」的政治的評述，推論到理想與現實時，（他認爲華萊士的建議是理想的蘭金氏的評述是現實的）他却搬出了一種「宗教與哲學以及各種高超的主義，都屬於理想世界」的說法，指明理想只是理想，現實就是「與理想矛盾與利害衝突」。如果堅要用理想改變現實，結果的命運只有和先秦的儒墨一樣，「當然是整個的失敗」，或是與耶穌的教義和蘇格拉底的哲理一樣，「現實」不會「因之改善」。

像這樣，從華萊士而談到先秦的儒墨，與西洋的耶穌和蘇格拉底，又

實業主義的其真戰爭的建議而論到宗教、哲學，以及各種所謂高貴的主義，這當中就他的距離，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到其有一脈相承的地方。

萊士只是現實政治中的一個政治的人物，他的建議也是現實政治中的一種比較合理的政治建議；這個建議並不是從虛無的太空掉下來的，而是從現實政治的土地上長起來的。雖然這建議未見完美，但不能認為不夠完美，就當它是空想的理想，雖然在實際上會遭到許多現實的阻礙，但是這就需全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以不斷的實踐來逐漸爭取的；像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事理，絕非「違本性」或是「強求己所不能」。

今日的世界，雖備受戰爭的摧殘，但和平並不是永不可期，今世的人民雖備受「不自由」與「飢寒」等威脅，但如華萊士所呼籲的「使自由的人得到自由，使流離失所的人有家可歸」也並非是過份的不合現實的理想；正如，在專制帝王的時代裏，如果有人提倡「民主」，可能被認為不合現實的理想而受到非難，然而就為了人們能夠不斷地用血汗頭腦去尋求這個理想，於是世界上的一個個專制封建的王朝被推翻了，大部的人民得到了「民主」，而現實也因之被改變了過來，時到今天，實行「民主」不僅反成爲現實的需要，而且不再被人譏爲理想了！因此，在目前祇要所有的人們仍然能爲其自身「求生」「求善」的理想（可以說是現實的理想）去繼續努力，相信今後的世界一定就會有這樣的一天：不自由的人得到自由，流離失所的人有家可歸，而那個時候的世界也就成爲了理想的「現實」了！

再者，雷先生於該文中，其另一關於「理想」與「現實」的說法也是我所不敢苟同的，他說：「理想不能滲入事業的領域，（事業的經營就是現實的）最多不過有時可作事業的護符與工具」，我想，當雷先生寫下斯語時，如果他能夠同時去追想到古今中外一些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如孫中山先生，辜慶頓，林肯，威爾遜，羅斯福，及蘇聯之列寧等諸人，那她全文主要的要點一定會改變過來的！

從雷先生等諸人一生的革命的或政治的事業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們這些人物，都是最現實的事業實踐家，他們都是用理想來啓發並引導事業，然後再用實踐去達到事業的成功；他們的理想是促成於他們對現實的深切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他們的理想不僅僅要不與現實脫節，而且還要與事業的實踐緊密地連成一氣。這樣，理想就成爲他們事業的動力，絕非如雷先生所說的只是「事業的護符或工具」。

雷先生一定也還記得中山先生於解釋什麼是「主義」時，曾經這樣說過，「主義」是一種「思想」，有了「思想」然後才有「信仰」，有了「信仰」然後才能產生「力量」。這句話正說明了從「事業的理想」到「

事業的實踐」是怎樣地連貫了「信仰」與「力量」兩端進入於現實事業的領域。總之，一種理想，如果不能滲入事業的領域，那這種理想就不是生根於現實的理想，只是一種與現實毫不相關的「空想」。

因此，諸如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威爾遜的和平宣言，羅斯福的大自由，乃至於今日華萊士的禁止戰爭的建議，都是能夠付諸實踐的基於現實的「理想」，而像雷先生所列舉的「哲學家想像的烏托邦」和「先萊諸子的種種托古思想」等，則是些不生根於現實的空想；「空想」與「理想」之不可同日而語，正像現實的政治家事業與某些超現實的宗教家哲學家不能相提并論一樣。

此外，凡是一個現實的革命家或政治家，當他們對其當前的現實抱有理想時，當然他們是要堅執住這一個理想，不惜冒着一切的艱難困苦去求得理想的達成，和爭取現實的改造；唯其能如是，所以他們的人格才是最可令人尊敬的！時代是往前走的，現實也隨時都在改變，一個理想經過一個階段又會有新的理想產生，而人生也就在這種不斷地對理想的追求中得到了智慧，得到了樂趣，得到了滿足。但如雷先生所說的：「最可憐的是比較高尚熱中的人士，抱有了理想，同時又堅要用理想改變現實」，這就未免太教人感到遺憾了！

最後，我要附帶指出在雷先生的全文中，含有不少消極悲觀的思想，譬如當他談到政治時他說：「最上乘的政治也不過是勉強調和大多數人之間的興趣的矛盾與利益衝突」，談到戰爭時他說：「和平爲疲乏後的養息，戰爭才是正常的狀態」，論及理想家時他說：「理想家如只提倡理想，不積極的企求理想，還不致多過遺憾」，論及耶穌的教義與蘇格拉底的哲理時他說：「兩位聖哲的主義就主義本身言，從古至今尚未影響現實的進展，現實既未因之改善，也未因之更趨惡劣……人性的難測今與古同」；這些話似乎都在承認了人類的希望是不可及的，無怪乎在文末他自己也繼續的反問了一句：「是否我們就可下一個人類無希望無前途的結論」。

誠如他最後所說的：「今日人類之所以異於一切其他動物或已經消滅的各種遠古人類的，就是因爲它有理想」，但是這「理想」如果不是基於對現實的樂觀的態度上，則將來人類的發展，是否會「不停滯在好似無結果的矛盾中」的疑是成問題的！

在這裏我不妨借用一段羅家倫先生的話來作結束吧：「在這紊亂的世界，我們不能老是傍徨，長此以往……我們雖然過着過人之中有壞的，但是不能對人類無信心，雖然目擊強暴，不能對公理無信心，雖然知道有惡，不能對善無信心，雖然看見有醜，不能對美無信心，雖然認識有假，不能對真無信心，我們要相信人類是要向上的，是可以進步的，我們的理想是可以達到的，我們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因爲宇宙人生的本體是真實的；純潔的信仰，高尚的理，充分的熱忱，是我們改造世界建設實光輝的生命的無窮力量」。

魏德邁出使中國

大魚譯



自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杜魯門發表決策聲明，迄今半年，中國的領袖們始終期待着美國以明確步驟，釐定一個長期堅定的政策，以代現行的觀望態度。魏德邁使節顯然是被派來完成華府立場這樣一種轉變的。

清楚的，擺在魏德邁面前只有三條道路。這也是杜魯門和馬歇爾在去年年終所面對的三條道路：(一)繼續目前的觀望政策；(二)全力援助中國政府；(三)完全退出中國，甚至連道義上對中國政策的支持在內。

馬歇爾國務卿今日必須重行檢討美國政策，是毫不奇怪的。自五億美元貸款限期的聽任終止，和最近的總動員令，已使華府充分明白，除非美國政策確定轉變，中國內戰將不能從談判中得對結果。

照現在的環境，和談已絕無可能，美國必須尋求別的方法以控制她在遠東戰畧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防範。魏德邁將軍的任務，就是去尋求最好的方法，以最小的政治冒險和最少金錢耗費，來達成這個目標。

在美國對華政策所可能採取的三條道路中，沒有一個可稱為「萬全」的。每一種都含有危險，在長遠的打算上，每一種可能的結果，甚至還不如現行的「在他們打戰時等待」的政策為可取。但是華府不能無限的等待。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各類冒險的原因。

真空狀態

現行政策的繼續，只能做到保持中國的真空！——一種隨時可能被對手填入的真空。照實情，中國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團結力正在日就衰退。為使戰事持續進行，國家元氣日益耗竭，這種真空也越發空虛。美國不堪看着中國常處於真空狀態。

一種全力援助的政策，正像許多重大的可能。美國對華政策重要目的之一，過去是，現在也仍是，造成一個多黨，議會控制的政府。對希臘全力援助，在二億五千萬美金軍事援助的計劃之下，曾在該國內增強對左翼的壓制，並使右翼穩固。在中國會遇到同樣的情形麼？全力援助中國將有同樣的危險，加強好戰團體的意志，使和談愈為艱困。

進一步，援助政策達於極點，可能召致蘇聯對中共公然的與大規模的支持。與美國政策，行，蘇聯迄今維持着一種比較中立的政策，甚至華府也承認，即使莫斯科會給與中共直接援助，那種援助也並未達到足夠扭轉戰局的程度。干涉主義者的美國政策，必召致莫斯科插入的危險。

最後是完全撤退的政策。美國人中，日漸增多的份子——連許多現在中國服務的美國外交人員——已經厭倦了不變的危機和爭吵，主張完全洗手。這一派會在撤退華北美海軍陸戰隊問題上戰勝了干涉主義派。現在他們正在企圖使美國勢力從這個國家裏完全撤出，留下中國人自己打下去好了。

但是這事也有危險。當蘇聯尚不願採取明顯援助中共的政策時——而中共已經贏得了這戰

爭的一半——，便存在着以下的可能，被棄與無友的中國政府，或將做出一百八十度的轉臉，而且包括與蘇澈底的軍事同盟，以為他繼續掌握政權的代價。這樣的事以前曾經有過。像現在政府所面臨的絕望深淵，南京可能轉求抓住任何一枝浮草——即是莫斯科。

司徒所扮的角色

在過去一年中——而且現在——，一個可驚的因素，便是華府與美國駐華大使之間的關係了。不祇一次，在中國事情決定的關鍵上，司徒雷登曾被召諮詢。不祇一次，司徒雷登在擬訂政策中，曾採取領導步驟，以代僅僅聽從華府的命令。被請來作一個「權宜」的大使，司徒雷登繼續執行下面的訓令——不再多，也不再少。

推考去年魏德邁奉使中國之完全失敗，主要道理之一——魏氏，本質上是一個行動的人，在一個需要在非正面的和自抑的道路上從事工作的職位，勢必英雄無用武之地。司徒雷登，他精通中國的人情事故，能遠避令人不快的題目，恰為理想的適當人選。他的能力，魏德邁或任何職業外交家與之相較，都只有顯出瑕疵。

魏德邁這次遣派，馬歇爾與司徒雷登之間事前並沒有直接商議，——雖然美國對朝鮮政策的策劃人員曾穿梭往來於漢城與華府之間——表明馬歇爾決定找尋一解決中國政治之謎的新的進路。這次，馬歇爾未曾考慮，與司徒雷登作個人商討的需要，不願司徒雷登會在魏德邁失敗以後，一年來繼續追求深研中國局面的經過，他就指派「事實考察人」魏氏出使了。

援助——需多少？

讀者，魏德邁必須決定的最重要事實是：假使給予中國援助，那要多少援助？希臘，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國家，若是需要二億五千萬美金——若干人相信這僅是開端——，那麼，居人類四分之一，佔世界最大面積的中國，需要多少？

做爲軍人，魏德邁和馬歇爾懂得成功與失敗的區別，常決於速度和集中。以十億元用在一年中消耗，可能收以半數的本錢集中在兩三月中使用得到較壞的結果。也就是說，一次大量的投資後，若不以更多的基金繼續傾注，以保全先投的資本，可能造成「全部的」損失。

在過去，中國曾證明是一片巨大的流沙。她的龐大的人口和領土，不僅事實上會吞滅了侵入者，而且吞滅了無量數的金錢。新的美國資本也將被地吞滅，一無剩餘麼？

而且，單是軍事的援助尙嫌不足。在中國政府能使其行政機構樹立秩序以前，經濟穩定必須恢復。財政專家布蘭德福，曾留中國一年多，竟未能想出任何實際可行的方案，去使中國貨幣訂於某種——事實上，任何種的——水準。到底須要多少外國通貨才能給「法幣」以「靠山」，沒有一人能加估計。但是中國需要一個好運——甚至爲了美國——，使那從印刷機不斷流出的億萬貨幣，能夠有一「額面價值」。一旦美國開始向中國輸入資本，她將發現她自己達到的境況：若一分鐘停止繼續輸入，即等於她所有已經投入的基金完全損失。

和平的代價

即使美國願意繼續以財政支持中國政府，然

使中國達到和平的問題將依然存在。若沒有和平，美國所有金錢與物質的投資，也必隨戰爭化爲灰燼。

事實已經使這一代人相信，既使人數上被勝過，形勢上被孤立，而且沒有援助，共產黨仍能夠作戰，繼續困擾政府至若干年月。政府加強作戰對共的每一努力，也將召致共產遊擊隊的增強。美國若採取干涉主義者的政策，不久便會明白，她在投資於一正式的戰爭，一個可能連續多年的戰爭。

美國的納稅人，經由他們國會裏的代表，裁斷政策只用一個條件，結果。假使他看出所追求的目的，適當與善意——那麼無論付出多少代價都行。但是假若一個新的投資不能產生顯著的成果，那麼美國公眾就必很快的喊出來「停止它——！」

因此，美國對華政策必須以一事實爲目標——使內戰停止。假若實行全力援助，能提出什麼保證達此目標？

當這等美國援助能生效以前，若干月日將已逝去。中國政府必須創立全新的軍隊，給他們武器，給他們衣服，給他們戰事中的訓練，那是用來反對共黨的。新的步驟必須採取以改組政府，俾能使美國公眾輿論合意歡喜。國務會議裏的爭吵和衝突必須修補。工業的輪子也必須使之轉動。

假使想達到任何永久的成果，所有這些，都須政府方面作絕大的努力。而那時，即或共黨被迫後退，將繼續輸入於一小地區，還是完全隔絕？停戰的問題將依然存在。那時政府對共黨願意提供與今天相似的一些讓步麼？

魏德邁的抉擇

這些都是魏德邁必須思量的問題。馬歇爾和外交政策的製作者們已開始發現，時間不能久留在美國這邊了。時間是那些能够首先利用機會的人們的有利因素。

魏德邁事實考察使節團的派遣，證明華府知道，現在必須或是撤退，或是前進——在整個世界變動中，再不能在這個國家裏停留不變了。

照中國情勢的發展，不僅美國已失去忍耐。中國政府已經開始以不猶豫的態度表示，他也正漸失去其忍耐力，在美國宣佈援助或撤退的決斷以前，不能就擱再久了。

中國政府只有在明瞭了美國所將採的長期堅定的政策以後，才能正式表示他對共黨，對莫斯科，事實上對全世界的政策。過去半年中懸在半空的美國國務院所採取之無定形，未決的政策，中國政府曾試圖不顧，以「混過」一個危機到另一個危機。但是現在已經顯見，只有少數幾個危機可過了。每個新危機使得前懸的一個界標成爲不重要。事情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了。

假使美國決意帶着硬幣在政府的政策下簽字，那麼，蔣主席將加強現在的努力，以從戰爭中求達和平，反之，那麼中國政府將乘著共黨還願意和談時，與之協議最好的條款。

這兩方面的決定——無論採取那種——都不能耽擱更久了。各方面都證明如此。這就是爲何魏德邁派出到這裏來。這就是爲何美國必須甘冒危險，因爲繼續「保全」的政策，既無助於她自己，亦無助於中國。

(譯自七月十九日密勒氏評論報)

美國的新外交政策

望之譯

本文原題爲The Strength of our New Foreign Policy
William C Bullitt 所著，譯自本年六月號在紐約出版的
The American Mercury

在二次大戰進行的當時，我們深恐德國集結歐洲與非洲的勢力，來進攻西半球，我們又怕日本團結亞洲的力量，也同樣的來進攻我們。誰也不想不在今天，希脫拉與日本軍閥的目的居然合而爲一，集在斯丹林一人之身。我們今日正面臨危機，可能將我們在二次大戰中的犧牲與勝利全部付諸流水，反而造成蘇聯來統制歐洲，近東，遠東與非洲。

究竟是因爲那一種重大的判斷錯誤，終于造成這種有毒的勝利之果實呢？答案十分明顯。就是因爲我們的政府，已經做了一件歷史上最重大的錯誤，自一九四一年始，誤認蘇聯爲「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不知其爲無主義的專制政府，是要征服全世界的，斯丹林的共產黨專政，與希脫拉的國家社會黨專政，都是同樣的以征服世界爲目的。

不過斯丹林今天還沒有準備與美國進行武裝衝突。因爲斯丹林自己知道，美國今日的實力較蘇聯強大。

但是我們今天的地位，正與一九三六年三月的法國相同。當時法國的空軍與陸軍是世界上最强的部隊，而希脫拉仍敢進軍萊茵。希脫拉並非不知道當時法國的力量可以掃蕩德國全境，他不過想以此試驗法國的態度，如果法國動員，他就馬上下令撤兵。無如法國政府鑒于動員需要浩大，爲預算的平衡所不許，並鑒于動員在政治上爲人民所不喜，將驅使好多人脫離家庭與事業，開赴前線。更因爲有不少誠實的法國人，相信錯誤的情報，以爲希脫拉的目的在求自衛，決不會侵入法國境內。這好比今天我們國內有人斤斤辯論，以爲斯丹林決不會進攻我們美國一樣。因此法國在當時就毫無動作。

誰知希脫拉準備好了，他就一舉掃蕩了法國。法國因爲不能認清一九

三六年的事實，結果給法國自身帶來了災禍。

今天斯丹林，與當時的希脫拉，不但採取同樣的戰術，並且有同樣的戰器：他們都有宣傳，都有第五部隊，條約隨便簽訂，隨便撕毀。他們都用武力，不用武力攻擊，也用武力威脅。希脫拉還不如斯丹林，斯丹林的共產黨，在各國都存在，而且都在積極活動。

時間一步一步迫緊，我們今天正和一九三六年三月以後的法國相似。每天帶給我們的消息，是蘇聯也能製造原子彈，蘇聯的主要生產力，均用于生產戰爭物資，斯丹林對東歐與中歐的統治，漸漸有力。斯丹林今天已能以其廣大面積的人力與物力和我們作戰。斯丹林所統治的區域，人口已超過一萬萬。

斯丹林合併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索尼亞，與芬蘭，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的一部份；而且整個波蘭，整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亞爾巴尼亞，以及德國與奧國的紅軍佔領區，都在斯丹林的統治之下。他還伸其鐵手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與芬蘭。他還壓迫希臘與土耳其。他的第五部隊，正在進行赤化 (Communist) 全德國。在法國與意大利，也有他的同志在工作，強迫政府接受他們的要求，使他們的領袖得以加入政府。

整個世界的形勢，處處表現斯丹林的勢力在進攻，民主的勢力在後退。我們應該起而阻止斯丹林集結歐洲，亞洲與非洲的力量，最後予西半球以打擊的企圖，這正是今天我們美國生死存亡的問題。我們對於受蘇維埃帝國主義威脅的各個國家，當然不能同時一一予以適當的援助。但是我們應該挑選若干重要點，以我們所有的力量去援助他們。

第一步，杜魯門總統已經給希臘與土耳其以援助了。在那里，情形相當嚴重。同樣的，法國的情形也很嚴重。斯丹林如果以其第五部隊，控制法國成功，到那個時候，法國政府會變成我們的敵人。法國的人民，受共產黨秘密警察與救大隊的壓迫，不得不服從斯丹林的命令。

斯丹林如果控制法國，歐洲將變成共產黨的天。在意大利，共產黨也相當有力量，也可以投入斯丹林的懷抱。歐洲如爲共產黨所統治，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對於我們美國的危險，和歐洲如國社黨所統制，接受柏林的命令，是完全一樣的。巴黎有人這樣說過：「斯丹林在他願意的時候，打一個電話，就可以將整個法國拿去了」。

民主的法國是歐洲民主的最好的媒介，民主的法國不但爲其自身的防衛，也是我們的防衛。如果歐洲的大部份不能團結成一民主的聯盟，則整個歐洲便將爲蘇維埃帝國主義所控制。

希臘，土耳其，法國，中國，究竟有多少國家需要我們的援助呢？在我們力之所及，我們一定要援助他們。我們避免與蘇聯發生公開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在現在我們的力量較蘇聯爲強大的時候，我們要有遠見，有毅力，去阻止斯丹林攫取新的戰術地帶，同時我們自己要去組織世界的自由民族，共同抵抗蘇維埃帝國主義。我們要顯示優越的力量，這種力量不

僅是軍事的，經濟的，而且應該是思想的，觀念的。

我們有基督的福音書，我們有人權宣言，我們有林肯在「獨立廳」(Independence Hall)的演說，我們可以在這些東西裏面，找出許多原理，戰勝共產黨的邪說與半面的真理。林肯在獨立廳說過這樣的話：「獨立宣言的內容，不僅給我們美國人以自由，同時給全世界以希望，在永遠的將來，全世界都有希望」。

我們擁護這種自由與希望。我們要以自由與希望貢獻于世界。在思想或觀念上說，自由就是我們的原子彈。

我們在這個時候要認清敵人，否則，時機逸去，我們在將來，不但不能救人家，連我們自身也救不了了。

附記——本文著者William C. Bullitt曾先後任美國派駐蘇聯與法國的大使。譯者附誌

被佔領國家婦女的悲劇

朱燕蓮譯



最近美國出版的「國際文摘」(International Digest)月刊，選登了兩篇文章：三月號有一篇「百萬蝴蝶夫人」(One Million Madama Butterfly)是從John La Cerdas the Conqueror Comes to the Book中摘錄下來的，內容敘述日本女人的失節，並加案語，說「美國軍隊促成日本道德的墮落」；還有五月號一篇，以「德國的墮胎時代」(Germany's Age of Abortion)爲題，也加有案語，說這是「民族自殺的悲劇」，原著者Emily Kraur-Nover。

日本女人的失節

日本女子每以教授日本語言爲名，出入俱樂部中美國人的臥室。

有兩個美國兵，因與日本藝妓飲酒爭吵，殺死兩個日本男子，結果被判終身監禁，罰作苦工。

美國海軍在妓院內設立崗哨。並派憲兵到各妓院巡視，遇有美國兵出妓院時，即捉住他，送他到附近的預防治療所去。

遊姓的保險套在軍營中公開發售。

有人估計，在佔領日本的第二年，約有九萬名沒有結婚的日本女子，居然都生了小孩了。

兄弟願意拿他們的姊妹送給美國兵玩，以換取糖菓。

日本泰晤士報(Nippon Times)曾說過這樣的話：「戰爭往往促成道德墮落。在日本的情形尤其不好，因爲日本戰敗之故。由于國家的戰敗，國民的自尊心與自尊心都沒有了。人到了飢餓的時候，美德就不容易保持

有一個美國兵，一天急急忙忙地跑進美國記者俱樂部，找到了聯合通信社 (Associated Press) 的攝影記者高萊 (Chalier Gorry)。因為高萊會照了一張相，照的是一個美國兵，左擁右抱兩個日本女人。這張相片在西雅圖報上登了出來，被這個美國兵的老婆見到了，說這個美國兵就是他，已經向他提出離婚的要求。所以這個美國兵就跑來找高萊，要他證明相片上的美國兵是另一人，並不是他。

軍中日報「星與條條」(Stars and Stripes) 有一次以日本女人為題，徵求美國兵的意見，使其自由投稿。他們大多數的意見，都稱讚日本女人，因為她們溫柔，服從，善于侍奉男人，使男人感到舒服。有一個兵士說：「美國女子可以到這里來向日本女子學習學習。」

第八軍的性病率，似已造成世上所有軍隊最高的紀錄。在日本，獨身的女子是有性的解放的自由的，而且這種自由較任何其他國家為高，但是有夫之婦的情形就不同了，他們幾乎沒有這種自由。凡是結了婚的女人，自己都樂于為丈夫的牛馬，終身屬於他的丈夫。還有出嫁的女子，如果失去了他的貞操，並不受社會的責難，就是有了私生子，社會也並不歧視他。

美國兵在東京的不道德行為，在一九四六年春，可以說是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其後憲兵就開始加以取締。並下令不許女人到旅館或俱樂部登樓訪客，旅館內各處的電燈，終夜不許熄滅，以免乘暗發生苟且的行為 (questionable activities)。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下令不許日本女人入軍營宿舍。這道命令僅限于日本女人，別的國籍的女人，當然仍舊可以自由出入。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麥帥 (Mac Arthur) 下令禁止公娼。有一個日本龜頭，以為麥帥這道命令下錯了。自從他下令解放之後，娼妓不能再登記，也不能予以必要的醫生檢查。因此健康的情形更不如以前了。

去年夏天，有一群日本的「職業愛情家」，到東京警視廳去請願，要求取締公園中的遊蕩，免得妨害他們的營業。當天晚上，警察就在日比谷公園捉住了一百四十六名「月夜散步者」。在這些女人中間，有八十一名經醫生檢查出有急性的花柳病。其餘六十五人，有五分之二是女職員。他們被捕的女子，每人身上都備有一本「枕上秘書」(Pillow Book) 畫了

十二種姿態。其中還有六人是日本最大的電影公司的女演員。自從這個消息公布之後，有人主張將美國軍人的眷屬趕快送到日本來。朝日新聞的社論，說：「這個辦法可以安定若干野性兵士」。

德國女人的墮胎

目前德國的婦女，正在受苦受難的時期。女人的天賦本能，沒有一人不是喜歡有孩子的，但是今天的德國婦女，却誰都不願意生男育女，就令他們願意有孩子，他們自身也沒有力量養育他。

據弗蘭克福市立醫院 (Frankfort Municipal Hospital) 產科的統計，孕婦之中有半數以上都小產了。小產的原因，差不多都是在進醫院之前，曾經作墮胎的嘗試。

在海納 (Hanan) 的聖文新醫院 (St. Vincent Hospital) 醫生說明女人來院生育的，有三分之一流產，多由于墮胎之故。在維斯倍頓市立醫院 (Municipal Hospital of Wiesbaden)，也有同樣的統計，他們那裏的小產，高至百分之四十。

小產的女人，每百人中，有三人死亡，不死的也種下病根。最令人驚異的，是今天的德國，每三個懷孕的婦人，至少有一人是絕對不願意生孩子的。而且實行非法墮胎的，不是未嫁的女子，反是已結了婚的婦人。如在弗蘭克福市立醫院，每星期到該院產科看病的，三十人中有二十人是沒有結過婚的，他們反而不想墮胎，他們生育之後，就將孩子送到育嬰院 (Childrens Home)，自己仍回去工作。

但是結過婚的女人的情形就不同了，他們竟以墮胎視為民族的本分。他們大多數已經有了一個或兩個以上的孩子，他們不願意再生孩子，使他們到這個無家無食並且沒有前途的世界上來，今天德國的婦女，不論對他們自身，或是對他們的小孩，都已經沒有希望了。

因此懷了孕的德國婦女，不得不實行墮胎，雖然法律禁止墮胎，他們也毫無顧忌。他們覺得此生此世已無希望，我們可以明白他們的墮胎理由，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可慘的，就是不墮胎，生下來的小孩，往往落地就死了。或者是母親不能喂小孩的乳，也有些小孩，僅能活短短的幾個月，因為營養不良，找不出什麼病因，無緣無故就死去了。

在弗蘭克福一市，上月份的死亡者七百一十六人，出生的僅有四百四十三人。這些新生的嬰兒，不到一週歲，就有百分之三十要死亡。

希脫拉的法律，禁止墮胎，甚而至於禁止避妊，希望多生子女，到了現在，想不到到了這樣相反的境地。德國婦女的命運，實在是悲慘之至。

我漫步

阮君譯

我漫步，
走進我們的花園裡，
爲採摘已開或含苞的玫瑰。
在這新季節，
唉，怎麼打發這樣悠長的五月。
x
走進我們的花園裏，
找到三朵愛的花，
一朵摘了，兩朵留下。
在這新季節，
唉，怎樣打發這樣悠長的五月。
x
用這花做成串念珠，
以四行結尾，
以三行開頭。
在這新季節，
唉，怎麼打發這樣悠長的五月。
x
以四行結尾，
以三行開頭，
將牠送給我的女友。
在這新季節，

唉，怎麼打發這樣悠長的五月。
x
將牠送給我的女友，
我深知我將有個美吻，
在我渴望的時候。
在這新季節，
唉，怎麼打發這樣悠長的五月。
x

在西方歌曲史上，十五世紀是個重要時代。
歐洲各國在這方面都有豐富的收穫，不獨法國爲然。這首無名氏歌曲，載在法文名著叢書的法國歌曲選裏，正是這個時代，這塊園地的一枝幽花。牠的情調頗像中國古樂府中的吳聲歌；而每章都以「在這新季節」諸語作結，這種反覆詠歌的格式，在中國詩歌中，自詩經桑中諸篇以下也是極習用的。

(完)

歡迎投稿



本刊第四期要目

- 人民的立場……………(編者)
- 學潮的評價……………(陳壽珩)
- 第三方面往何處去……………(張起鈞)
- 政黨的黨風……………(王文宜)
- 畧論中共的前途……………(何許人)
- 泛論政黨與國家……………(孫麟生)
- 從美國撥船想到清末的藏亂海軍(北城)
- 蘇聯共黨之解剖……………(林西)
- 張群是怎樣人物?……………(重山草)
- 抗戰八年中的吳貽芳……………(阿雲)
- 台灣省府的人事分析……………(方清)
- 世界的末日……………(燕連)
- 小羅斯福談老羅斯福……………(祝煥)
- 最近歐美各國科學界概況……………(介眉)
- 聯合國的國際廳……………(可)
- 美國法院與憲法……………(金華)
- 提高女權的目標……………(奕)
- 聯合國未來中心……………(舒馬許)

立法紀聞

夢白

近聞友人談及立法院立法時之情形，頗感興趣。適正論編者向余索稿，剝啄之急，甚于催租之吏，苦無以應。忽憶友人所談者，尚為一般人所未悉，因記其概，貽諸正論，聊以塞責。

友人云：談及立法院，也許有人以為她是一個閒散機關，專養閒人；談及立法委員，更易稱他們是些腦滿腸肥，不辨菽麥的肉食官僚；更考究其實，便知其不然。立法院成立十五年，制定了現行各種法律，與五五憲草，及抗戰時的諸種法規，所有成績，是不可抹殺的。院中規定：每月開例會二次，全體立委皆須出席；各種委員會月開審查會各若干次，立委們非有特殊事故，也很少缺席；工作的勤奮，十餘年如一日。立委的人數，初僅四五十人，後因工作的開展，陸續增加，至今年二月底止，共有九十九人；三月初政府擴充四機構，立法院乃增加國、青、民、三黨及社會賢達之立委五十人。在百五十席立委中：大多數是作過教授或校院長，學者味道極重；間有任過官吏的，但亦無官僚結習；所以立法院中，別有風氣。他們立法的精神，是不苟且且馬虎不粗疎不徇情，不畏強禦，不顧特殊階級的反對，專備重國家社會及老百姓的利益。開會時，按着議事日程所列的法案，及其關係文書，來作詳細審查，認真研討，雖一字一句，都不肯輕易放過。有時辯論得非常激烈，但都能本着客觀，服從真理，雖最好的朋友，也不肯一毫讓。對各院部會列席人的說明，皆細心聽取，並詳盡詢問，務求心安理得而後已。有時上午開不完，下午續開；今日開不完，明日續開；日昨無暇進餐，則專用茶點，講至深夜始散會。自憲法公佈後，立委議事，全本憲法精神，無一人一言偶爾違憲，對於國家緊急大事，總覺特敏，集議甚速，如金

潮發生，該院立即集議；北塔山被侵，該院立即臨時會議；學潮鬧得不可收拾，該院立即會商，出而疏導；此皆近事，為社會所周知。

凡足增加人民負擔，或給老百姓添麻煩的事項，全體立委無不憤目切齒，嚴厲反對。審議各機關組織法時，常減低其官級，減少其員額，以減輕人民之負擔。對各機關組織之龐大，浪費之無度，尤痛心疾首，時加詰責。有提請改省市參議員為有給職者，立法院唯恐加重省民負擔；縣參議員亦將援例，遂予否決。郵電將加價時，交通部先邀立委，請立委通知其意，互相告曰：「我們少去一人，便可為國家省四五萬元」，遂謝不往。及審查此案時，諸立委對交通部列席說明者，嚴加指責，皆以為此案涉及政府取消補貼政策，牽動整個經濟方案，在交通部無合理之說明以前，不予審議，衆意愈同，遂成決議。及開大會討論此案時，余部長列席報告：「交通器材及費用所耗太多，政府倘取消補貼，則郵電無法辦，故請酌予增加」。諸立委群起詢問：有以為郵電之入不敷出，乃因郵電機關太龐大，用人過多，待遇太高，浪費過巨者；有以為公用事業加價，足以引導物價上漲者；但亦有人認為郵電自去年八月調整以來，總未加價，在此期間，物價則數度上漲，致郵電定價太低，不加實不合理者；又有人認為交通部辦得較有成績，應准加價，以資鼓勵者。雙方辯論甚烈，最後孫院長指出：郵電費用，應由利用者負擔；不應令全體人民負擔，交通部報告：郵局送達一封平信，須耗資千元，而據交寄信者僅花郵費百元；此無異寄平信一封，向政府取回津貼九百元，此款無論出于租稅，或取自通貨膨脹，皆係由全民負擔，豈得謂平！倘郵電不加價，仍由政府補貼，每年國庫多支出

七千二百餘億，豈非令不常利用郵電之鄉民，共同負擔此款？況近八個月內，郵電總未加價，而物價則屢次上漲，可見二者並非絕對關聯。經孫氏說明後，反對加價者亦心懸之，此案遂得通過。然猶諄諄囑交通部務須緊縮機構，節省開支，澄清弊端，以免增加人民負擔。不寧唯是！每討論一種法案，先問其施行時是否擾民？如審議發行美金公債時，令財政部絕對不攤派；制訂選舉法時，力求簡單易行，並取消公民宣誓，以防保鄉長刁難選民。

立法院對於政府增設新機構，常詳慎討論，未嘗輕易通過。如：國民政府之設計考核處及行政院之設全國經濟委員會兩案，由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若干次，始提交大會；大會慎重討論後，復交審查會重新審議；審查詳細研討後，報告大會；經大會數度討論，緊縮其組織，減少其員額，而後始通過。又如國府文官處提請添派秘書二人，司法部提請增設簡任參事二人，經法制委員會數度審查，文官處及司法行政部詳細說明，報告大會後，經詳慎討論，乃始通過。非為國家吝惜官秩，特恐官多累民耳！

立法院雖無人傾向共產主義，但立法之際，無形中趨向社會政策，對農工大眾之利益，積極保護；對特殊階級，豪門資本，官僚資本，則力加裁抑；對中似欲不流血而革命。為討論行政院組織法時，認為現在之社會部，並未會扶助農工大眾，除辦少許救濟事業外，則盡為特殊階級服務，如在工業區以外所辦之託兒所，為闖太太照看子女，使伊等騰出時間，恣意跳舞打牌。各地所設之社會服務處，亦多為特殊階級服務，對勞苦大眾毫無幫助。遂決議改社會部為勞動部（因有農林部不能稱農工部），勞務勞動大眾辦事，以社會行政及社會救濟，歸歸內政部。有意積極倡導。如審查國立編譯館及葫蘆島港務局兩組織時，皆嫌原案規模太小，不足以當綱

跛子轎

謝水登

每天當我聽到賣油的敲着「梆梆梆」的響聲，我便憶起了故鄉的跛子轎來。

跛子轎，是一種用木板做成的長方形的小屋，有一扇門，兩個小窗戶，屋頂上也和真的房屋一樣做着人字頂，而且比房屋的面積要大一尺左右，這是爲下雨而預備的，屋子內面的構造，非常簡單，那塊床板是活動的，白天可以放下，晚上可以支起，這種轎子，專爲那些跛了足，或者瞎了眼睛不能行動了的乞丐而設，起初由這乞丐的鄰居或者他認識的所謂「善人」發起募捐，購買木板，雇木匠做轎，做好了，選擇一個好日子，把這殘廢乞丐請進轎裏，於是四個人抬着他送到另一個村莊，（因爲木轎太重，所以需要四個人抬。）從此他就到處流浪了。

能够有資格坐在這轎子裏的乞丐，可說是頭等乞丐，他們可以不用挨家挨戶去討，到了吃飯的時候，只用梆子一敲，便有人替他送飯菜去，有些跛子的脚雖然不能行走，但一雙手還可打草鞋，或者編網子，賣給人家的時候，總比市價便宜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得些利潤，他可以買件舊衣服穿，或者到了冬天，積幾個錢來買木炭燒個火爐取暖。

這種跛子轎，在我的故鄉——湖南新化——特別地多，有時這一頂轎子剛抬走，那一頂又接着送來了。於是村裏的人，舉行了一次沒有儀式的非正式會議，商量一個大家輪流送飯的辦法，每家起碼送一餐，家境比較富裕的便送兩餐，等到通通輪流完了，再把跛子轎抬送到別的村莊去。

在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各家的主人，各有各的良心，各有各的作風，那些善良的，仁慈的老太太，多半一等飯菜做好了，便先用大茶碗盛一大碗飯，然後加上一些菜，趁熱的時候，趕快命令她的媳婦或者孫兒送去；如果是那些家裏很有但是非常吝嗇，刻薄的人，他一定要等到全家的人都吃完了，把那些剩下的殘湯剩飯，隨便送一點去，有時還把那些已經發了霉的，實在不能進口的臭飯臭菜也送去了，如果遇到轎裏的乞丐是一個瞎子，他看不見，也聞不出氣味，實在狼吞虎嚥地吃了下去，結果，不是瀉肚子，便是嘔吐，病了一場還不打緊，最倒楣的是這位闊老爺還要大發雷霆，說這種跛子轎太不講究衛生，容易傳染疾病，非取消不可。

「老爺，如果真的取消，他們怎麼活下去呢？」

有一次，一個誠實的鄉下女人問，她是位童養媳，如今已長到二十歲了，而且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

「本來是殘廢了的人，還讓他活着幹什麼？」

「老爺很不耐煩地回答。」

「那裏，像這種可憐的乞丐，就只好看着他活活地餓死了！」

「餓死又有什麼可惜！反正他現在活着，不也是和死了一樣嗎？」

這位鄉下女人用充滿了憤怒的目光，狠狠地望了那位紳士一眼，然後迅速地走開了。

果然，就在當天黃昏的時候，這位紳士老爺就叫人把這位瀉肚子的跛子抬走了。

第二天黎明時，從王家沖走來一個農民裝束的青年，他要見他的母親，母親出來問他「什麼事？」他說那個從我們村子裏抬去的跛子，已經於昨晚晚上死了，身上非常骯髒，弄了一滿轎子的大便小便，臭氣冲天，他要母親捐點錢，好請人替死者收拾收拾，母親知道這跛子是爲了吃了那位紳士的臭肉而生病致死的，她主張跛子善後的一切費用應該完全由紳士負擔，有許多人都同意這個提議，但當這位青年農夫去求見紳士的時候，却遭到一條守門的黃狗咬了一大口，傷口有兩分多深，血流滿地，紳士出來還痛罵了一頓。

譯及開港之任，乃交還原機關，令其重訂一規模，弘備之方案，送來後立予通過。餘若：華北、長江、東北各水利局，華北、西北、晉綏、寧青各畜牧防疫處，以及各地農業實驗所，海南島水產研究所等生產建設機構，開審查會時，皆詳爲審訂，加以擴充，使其規模弘偉，便於發展，而後始交大會通過。

諸立委于立法之際，堅持其嚴正精神，和超然的立場。所有議案，法規，一經決議或制定，只要它是對的合理的，就絕對維護到底，決不因威武的脅迫，強力的高壓，而改變其立場。輕而易舉的移。如職業代表名額問題，即其適例。因歐美各國，除墨索里尼將意大利分爲十三個職業選舉單位之外，其餘各國皆無此制。我國憲法于區域選舉之外，也兼採職業選舉，諸立委當然恪遵憲法，不敢稍違，但其比額究竟如何規定，確係難題。惟見社會部統計全國各職業團體所擁有會員總數，遠不及全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十，乃將職業選舉比額放寬，規定爲佔全人口百分之十，宜可以無問題。乃竟有若干群衆，號稱代表職業團體，向國府，國防最高委員會及立法院請願，要求增加職業團體名額，並在立法院門前，高呼口號示威。值立法院開大會，開議突然不爲所動。國防最高委員會因其屢次要求，乃決議交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奉交開會討論，諸立委以其與程序不合，一致不通過「予覆議」。其立場堅定，不畏強禦，保持超然立法精神，大抵類此。

友人言說，問之曰：「立委待遇如何？」曰：「和教授收入差不多。」又問曰：「他們生活好否？」曰：「他們在抗戰期中苦極了！由重慶到獨石橋去開會，七十餘里，很多人往返徒步，素麵吃不起，買紅薯充飢。還都後，雖不似在渝那樣窮，但還是比銀行小職員苦的多！」筆者因思：他們這樣清苦，怎敢參加下屆立委競選呢！即使競選，怎能當選呢！行見下屆立委，那些有錢的，又何必好商士豪胞哥們，將聯席當選；這些窮的，又何必好商士豪胞哥們，將聯席當選；這人的利益，將持何精神本何政策來立法？將是保護那些惟有利權的政客，還是保護那些天無語。

「你的血把我們的門檻弄髒了，趕快去提水來洗淨，要不然，我要你用舌頭舐了牠。」
捐錢的事，更不要提及了，紳士連聲都不響一聲，結果還是那位童養媳陪着我的母親，挨家挨戶地去募捐，才募到了兩塊多錢交給那被狗咬傷的青年農夫，從此他的右腿上有了一個不能磨滅的傷痕，也永遠記着那位紳士給與他的仇恨。

在同一年的冬天，又有一件最慘的事發生：
那也是一個瞎子，他坐在轎裏遇到飢餓的時候，就拿起梆子來重重地敲一陣。本來還不到送飯的時候，他這種動作，只有引起別人的反感，不會得到人家的同情。

「真是瞎了眼睛，連早晚也不知道，誰也不是你的兒子，那麼早就想有人送飯給你吃，不要做夢。」

王太太在叨叨，瞎子立刻回答：

「老太太，我本來就是個瞎子，因為昨天晚上沒有吃飽，所以今天這麼早就餓了。」

「唉！他也真可憐，誰給他什麼，就得吃什麼，給的少，給的多，都要看人家的高興，一個人到了這個地步，反正不是好過的。」

同情的瞎子，還是那位童養媳。
也許是童養媳的話引起了瞎子的傷感，他終於流淚了，當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眼淚從一個瞎子的眼裏流出來，我的心裏特別難受，好像他的淚就是一顆顆的針，刺進了我的心臟，我連忙跑回來向母親要飯送給瞎子吃，母親也說不到時候，而且今天並沒有輪到我們送，我把瞎子流淚的情形告訴母親，她也大受感動，連忙吩咐嫂嫂把冷飯炒熱送了一大碗去。

第二天的晚上，天下着大雪。
突然一陣急劇的梆子響，把我和母親同時敲醒了。我驚問母親：
「媽，瞎子敲梆子幹什麼呢？又是三更半夜。」
「也許又是餓了吧，反正他是瞎子，根本分不清白天黑夜。」

「這怎麼能沒有人理他的？」
「那麼晚，他敲的難受怎麼辦呢？」
「難受也沒有辦法。」
「停了一下，母親又說：

「我擔心他的倒不是餓，而是害怕他冷。」
「他不是有棉襖嗎？」
「太薄了，一定不能保暖的。」

小孩究竟是小兒，說着說着，我就睡熟了。
第二天清早，我跑出門口一望，只見瞎子轎上蓋滿了白雪，我冒着雪跑去敲瞎子的門：
「你冷不冷？瞎子！」

連叫了好幾聲不見答應，還以為他睡着了，後來到了中午仍然不聽到他敲梆，大家正在奇怪，突然童養媳跑來說：
「可憐！那個瞎子昨晚凍死在裏面了！」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母親的話是對的，昨夜瞎子亂敲梆，一定是受不住寒冷，並不是爲了飢餓。

「唉！死了才好，活着才受罪呢。」
母親深深嘆了口氣。
事情過去三十多年了，但在我的腦海裏，並沒有忘記。每天當我聽到賣油的在門口敲着梆聲，我便想起故鄉的那些瞎子轎來，在物價這麼狂漲的今天，不知道還有人給他們送飯否？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一日出版

本期定價二千元

社址：北平西單北大街四二號

編輯者 正論社

電話：(二)四〇三一 (二)〇三二七

發行人 趙黎熙

總經理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北平分社

代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徵求自由訂戶
預收國幣貳萬
概照批發計算
款盡通知續訂

北平商業銀行

存款 放款 匯款

地址：西交民巷

電話：三三二四七
三五七二九

金城銀行

承辦

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

地址：西交民巷一〇八號

電話：三局一二三三一
至一三二二三號

中孚銀行

辦理

商業銀行

一切業務

地址：西交民巷四號

電話：三二二六〇七號
三二二六〇八號

北平義生銀號總號

謀社會金融之穩固，助國內工商之發展
專營：存款，放款，匯兌，貼現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優待公教人員，獎勵兒童儲蓄

復業紀念存款，利息特別優厚

地址：北平前外施家胡同十五號

電話：經理室南三局二九五七號

營業室南三局二五九三號

總經理黃樂三 經理馮振坤

郵政儲蓄金匯業局
北平分局

主要業務

存款：貼現，押款，押匯，透支，工礦及其他生產事業放款
儲蓄：存簿，支票，定期，小額，特種等五種
匯兌：普通，高額，特種，航空，電報，小額，國際各種匯票，自設電台，定期交款
人壽保險：團體，定期，終身等三種保險

郵政擔保 穩妥可靠

郵政匯兌 無遠勿屆

電話

北平分局 (五) 五四三二
東城辦事處 (五) 五四七〇
西城辦事處 (二) 三四二六

河北省機器廠 主要產品

礦山機械	汽泵 車	離心泵 煤車	搬泵 洋鎊	電板車	汽板
鑿井機器	鑿井機 心泵	低壓離心泵 鑿井工具	水管深	水扇	
農具	水車 用工具	磨粉機	打米機	耕犁	各種子
工具機	車床	鑽床	刨床	風鑽	
其他	救火機 碎煤機 器	拉絲機 銼刀機	洋釘機 製造及修配各種機	煤球機	

歡迎定購

辦事處：東堂子胡同二十四號

電話：五局四零七一

廠址：東郊九龍山

電話：七局零三四三

名醫趙樹屏學術湛深

著述宏富聲傳遐邇譽
重醫林舍間及戚友凡
有大症均經應手獲愈
特誌謝悃

溫輯五敬啟

開源銀行 天津分行

天津第一區花園路十一號

電報掛號 八七八七

電話：三〇〇四八，三二六八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 重慶

分行：上海 南京 漢口 天津 宜賓

歷史悠久由川遷平之

正太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調劑金融協助工商發展

行址：北平大柵欄五八號

電話三局 〇〇〇〇〇一號